

中国首富刘永行不倒之谜

“运气好一点的普通人”

见过刘永行的人都觉得他太普通了,扔人堆里就找不到。

他也开自己的玩笑:“不抽烟,不跳舞,一定是个二百五”,不过他似乎很得意这种生活状态。在一次接受国外记者的采访时,他说起自己身上的衬衫,“因为我的个子大,总是找不到合适尺寸的衬衫。有一次在超市看到一批大尺寸的棉布衬衫,一下子就买了10件,才花了400块钱。”到上海以后,他尤其高兴的是可以陪太太在城里逛来逛去。

“在成都就不行,希望集团在成都都有点名气,不少人都认出我们四兄弟来,因此在外面游玩的时候经常要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很不舒服。到上海我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高兴。”为此,刘永行在上海媒体采访他的时候都戴眼镜,和平时区分开来。

作为一个工厂分布在全国的公司决策者,出门是刘永行的常事。他乘飞机几乎只坐经济舱。在成都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秘书没有给他订票,他自己跑到机场去买机票。售票小姐看了他的身份证,认出了他是希望集团的老板,对他说:“你是希望刘家的老二吧?”刘永行说:“是的。”小姐怀疑地问:“你要普通舱?”刘永行老老实实地说:“是的。”售票小姐一边出票,一边嘴里嘟囔着说:“普通舱,普通舱,我看也就是普普通通嘛,大概运气好一点吧。”

刘永行记住了这句话。以后每当有人问他创业后感受如何之类的问题,他就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然后大笑着告诉问话者:“刘永行就是个普通人嘛,大概运气好一点吧。”

在很多富豪看来,上胡润百富榜并不是多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在10年来的胡润百富榜中,先后有牟其中、仰融、唐万新、黄宏生、杨斌等多位叱咤风云的富翁落马。而刘永行不一样,比起许多民营企业企业家不能追问的“原罪”,他的“第一桶金”是可以说的。1982年,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的一家小店里,渴望财富的刘家四兄弟脱下“公服”下海,

不久前,《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了2008年度的中国富豪榜,饲料及铝业大亨刘永行以净资产204亿元人民币成为新的中国首富,这已是时隔7年以后他的第二次登上榜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国内外股市大跌的影响,2007年度中国富豪榜上的400位富豪,财富从2007年的21577亿元下滑至2008年的11744亿元,平均缩水了约45%。而刘永行的净资产却逆水上扬,从18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204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筹集1000元创业,干起了育雏鸡、养鹌鹑的个体户行当,从搞养殖到开发饲料生产,逐渐从家庭式小作坊发展到了企业经营。

刘氏兄弟在饲料行业已坚守了26年。虽然之后刘永行涉足化工,刘永好进军金融、房地产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们的第一业务。

在创业的过程中,刘永行兄弟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不敢偏离政府的政策。早在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就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

唯一的一次冒险

刘永行一向低调,只在2003年高调了一次。而且这次高调使他触动了雷区。

早在十多年前饲料行业还能大把赚钱的时候,刘永行就在为产业转型的难题所苦恼。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东方希望集团开始产业探索之路。

2003年,他考察了7年的第二主业“电解铝”项目上马,却不幸遭遇宏观调控,项目被迫停工。

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大胆进犯”,自然引来了“龙头老大”——中国铝业公司的阻击,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

“好在我们投进去的20亿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慢就慢一点,

总有机会起来。”

此后,刘永行选择了埋首潜行。但就在2008年的这个冬天,上门来找刘永行的人忽然多了起来。来者大多为地方官员和一些银行,他们是来为各自相关的当地铝业、煤化工企业充当说客,希望刘永行能出手相救,挽救这些陷入破产困境的老国企、股份制企业,和少部分私人企业。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下,自2002年起享受高利润多年的钢铁、铝业等重型工业普遍陷入了全行业亏损状态。以电解铝为例,价格下降40%,大部分企业都处于停产、减产之中,很多濒临破产。而曾和刘永行争夺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控制权的行业老大——中国铝业刚刚宣布裁员一万人以渡难关。或许,2003年,刘永行被迫停工电解铝事业,并不是一个悲剧。

不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领域

早在2001年,当时由胡润制作的“胡润百富榜”中将刘永行兄弟排名第一,此后刘氏兄弟便有“中国首富”之称。此后,他虽然屡屡上榜,但名次却总在十名开外。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刘永行由二十名上升至第一名,成为富豪榜的一大看点。实际上,刘永行今年的财富增长幅度并不是很大。其排名迅速攀升的一大原因在于,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富豪的财富也跟着缩水了。

东方希望集团一直没有上市。多年以前,这个问题就被记者不断追问。当时,刘永行解释说,之前做饲料业的时候,因为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我们希望用钱最好紧一点。”

在资本市场上,据媒体报道,1999年股市红火的时候,东方希望

也曾用闲置资金进入一级市场打新股,但是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他的企业除了没有上市外,他在并购、收购上也很保守,他很少向银行贷款,很少使用金融杠杆。

“有人说我很保守,但也有人说我很激进。其实,我就是希望我的企业能一直健康地活着。”

如今看来,刘永行的稳健不无他的道理。

还有一个领域,无论多诱人,刘永行也坚决不碰——那就是房地产领域。

这和另一个首富黄光裕不同,黄光裕曾很深深地涉足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领域也曾是利润最高的领域。

刘永行也曾想涉足房地产,只因“不善和官场打成一片,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东方希望集团至今也没有上市,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这就和邪门歪道离得很近”。

为此,刘永行不情愿耗费太多精力在那些“不正经”的事上。“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把事情简单化,我同样能做好,为什么我要这么复杂呢?”

刘永行也一直不希望自己“抢别人的饭碗”,他的企业与别的家族生意或者社会大众很少发生冲突。比如早期在四川从事养殖业时,尽管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养鸡企业,但为了避免与当地农民争利,宁愿退出了养鸡业。

在一位下属眼里,刘永行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公司的产品质量一度不太稳定,刘永行和这位下属就质量问题在电话中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位下属记得,刘永行在电话中用浓重的四川新津口音对他说,“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要吐血而亡。”

他能以204亿元的个人财富领跑福布斯富豪榜,能带领东方希望集团稳步发展,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稳健与自律。

(摘自《中国青年报》)

公务员考生为吓退竞争者 编造 26 个怪名报考

看到“天后宫”、“肋排骨”、“一个人睡”……这些名字你一定以为是网友的网名吧?可这些名字竟然出现在公务员报考人员资料的“姓名”一栏,仔细数了一下,类似的报名资料竟然有26份之多。经过有关部门调查,这些资料都出自同一个温岭人之手,他也是公务员报考者之一,他就是想让报考人数看起来很多,吓退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

暴强名字雷倒审查员

2009年台州市招考公务员,玉环县检察院计划录用两名法警。面向全台州招考,要求是法律专业,男性,身高、视力、体能测评按照警察标准,其他体检项目、考察按普通公务员标准执行。截至报名时间,共有30人通过网上的浙江省公务员考试录用系统成功报名。

今年1月4日,玉环县检察院在对报考该单位法警职位的人员进行资格初审时,一排排奇怪的名字把审查员雷住了。前三位的报名都是正常的,但后面连续26个报名人员显示的资料都是“天后宫”“肋排骨”“一个人睡”之类的名字,只在中间穿插有一名正常报名考生。

资料错误仅 4 人过初审

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些人留的电话号码都是“0576-12345678”,登记的地址都是“台州市路桥区”,毕业学校也是乱填的。工作人员说,自然这样的信息无法通过初审。就这样,原本30人报名最后初审通过的只有4人,按照1:3的招录标准,参加考试的人数要6人以上才能开考,如今无法达到,检察院只好将招录计划改为一名。

想以此吓退别人

玉环检察院与玉环人事劳动局随后报警,接到报案后,玉环网警大队立即展开网上侦查。发现26个恶意报名均是一人所为,他是4个真实有效的报考者之一。弄这么多假信息,是想让别人看到报考这个职位的人很多,就不敢报了,这样形势就对自己有利了。但他没想到竟然会被查出来。随后在温岭网警大队的协助下,玉环网警找到这位报考者,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做了详细的询问笔录,其对自己网上恶意注册报考玉环县人民检察院法警一职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已将该案证据固定,玉环县人事劳动局也已经将其全部材料上报台州市,等待进一步处理。

(摘自《现代金报》林珑/文)

责任编辑 李燕

不断发生的失踪案

山西运城少年“失踪”首发于去年8月,10月开始“爆发”,至今已有十余少年连遭跨国绑架。

16岁的周大伟,是席张乡第一个“失踪”的少年。据周大伟的父亲周润生讲,去年9月末,周大伟跟家人说,要跟同学张东一起去云南打工。走后几天,周大伟一直没有消息,家人也无法跟他取得联系。很快,乡上发生了类似状况。去年10月初,村民乔建国15岁的儿子跟家里说外出打工,之后音讯全无。此后,镇上失踪少年的人数不断增加。

家长们开始禁止孩子外出打工,但失踪仍在继续。席张乡初中二年级学生张波失踪前,其父张耀武不但要求他不许外出打工,甚至禁止他与陌生人接触,但事情依旧发生了。

来自异国的勒索电话

失踪少年的家长们都收到了来自相同区域的电话。

去年10月1日,周润生接到电话,儿子周大伟哭着要8万元。“当时,娃在电话里说自己在边境贩了毒,被缅甸警察扣了,不交8万赎金

就枪毙!”

几日后,村民老乔也接到了陌生电话。电话里,老乔听到失踪多日的儿子在惨叫。随后,电话里吼道:“我这里是缅甸迈扎央,你儿子在这,不交8万块,就扒皮!”

去年10月17日中午,张耀武也接到了陌生电话,张波撕裂的哭喊电话里如此清晰。

惊慌失措的家人们慌忙去报案,他们发现,解州、城区、西城街道,都有孩子在缅甸被绑。

被熟人诱骗

据家长们讲,迈扎央绑匪索要的赎金一般在4万至8万之间,这对月收入800元左右的大多数运城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贫困的农民则更是。

解州镇村民王重阳的儿子被绑已3个多月了,他一直凑钱未果,过程中还被人骗了。少年们被绑架后,多数家长选择了筹钱支付赎金。去年

12月5日,张耀武和另一名少年李斌的家长,依绑匪的要求,各往指定的账户里汇入8万元。12月8日,张波与李斌回到了家里。

两个人说,他们是被小学同学诱骗了。去年10月12日,他们到网吧上网,QQ上收到了小学同学杜丰邀请他们参加生日宴会。在盐湖区的国宾馆,杜丰讲述了自己的“发家”史——在云南流浪,险些饿死街头,遇到了张瀛洲,他跟着张在云南打工,卖鞋给缅甸的军队,一个月能赚七八千。

随后,杜打电话请来了张瀛洲,一名20多岁的男子,挽着一个漂亮女孩,身边簇拥三名“小弟”。在杜的引荐下,李斌他们认张瀛洲当了“哥”。张给他们的承诺是,10天能赚6000元。张、李当时的感觉是,天上掉馅饼了。

为“逼债”实施“严刑”

在张瀛洲与杜丰带领下,去年10月13日,李斌和张波到了缅甸。

17日,4名男子突然闯进他们的房间,两个人曾签名的空白纸,被填写成8万元的欠条。他们被送进一间小屋,里面还关着很多少年。

张波说:“他们用烟头烫我脖子,钳子揪指甲,一边问疼不疼?我说快死了,他们就把电话递给我,让我向家里要钱。”

李斌的后背有十多条状如流星的伤疤。他说,这是绑匪用筷子戳进肉里,然后慢慢划开皮肤所致,打手管这个叫“划皮”。李斌被“划皮”是因为打手认为他给家里打电话时,哭的声音不够大。李斌说,他曾看见一个人质被刺了半截手掌。

在缅甸期间,张波他们曾被当地警方带走调查,但最终,绑架他们的公司将他们保释了。

据云南陇川县警方介绍,在迈扎央,人质受虐的程度,远超李斌、张波所见。

被保释后,李斌和张波被关进一

个小院。在这里,人质每天都会被要求互殴,胜者会被奖励一顿饭,输了的继续挨打或关牢牢。熊牢就是一个大铁笼子,中间有活动的铁栅栏,人熊各一边,每天晚上熊吼叫着摇动笼子,“里面的人吓得尿裤子”。

去年12月5日,他们的家长交了赎金。3天后,李斌与张波坐摩托车离开了迈扎央。

警方面对挑战

对于绑架案的频繁发生,运城警方深感无奈。

刑警队长张运保说,首案发生于2008年8月3日,当时办案刑警很快就锁定了受害者的被困地点——缅甸迈扎央经济特区。干警们也曾想到,是否能联系国际刑警进行解救。不过这个想法很快被否定,因为缅甸境内的迈扎央由武装力量控制,不受缅甸政府管控。

今年1月2日,被困迈扎央两个月的运城少年王建获救了,是运城警方出面交赎金解救的。

(注:文中未成年人和受害者家属为化名)

(摘自《新京报》崔木杨/文)